# 天下野鸳鸯

第一回 绝世荡淫女

春燕报晓，柳绿桃红，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，夕阳西沉，一阵阵和风，柔软的吹在人们身上，万物有了生气，这个时间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。

丽芬花枝招展的装扮，一条短短的热裤，由后看去，那圆圆的屁股几乎有一半是露出外面的，胸前的一对乳房，挺得高高的，显示得那么富有弹性，走起路来，两只乳房不断的上下摆动着，身上的香水昧，散发出诱人气息，使人着迷。

丽芬走到兰香家门口，按了门铃，里头走进一位男士：「是谁呀？」「我是丽芬，兰香的同学，请你开门！」来开门的是她家的司机，年纪二十三、四岁，高个子，英俊的脸挂满笑容，对人礼貌。

「是丽芬小姐，请进，兰香小姐在房里。」

「谢谢！」

丽芬是兰香家的常客，几乎天天在家报到一次，所以就直接的走向兰香房间去。

兰香的门是关着的，丽芬随手推开了，兰香坐在沙发上，正在看电视，身上穿着件英色短袖衬衫，一条白色的迷你裙，衬衫领口开得低低的，一对大肥的奶子，有一半都露出视线，一见丽芬来了，赶紧就拉着她，叫她跟自己一起坐沙发上，聊了起来。

「兰香，你干嘛老在房里？」

「外面好热呀！在房里吹吹冷气，多好罗！」

「你呀！一天到晚就知享受。」

「人嘛！就是要懂得享受，不会享受？其笨如牛。」「丽芬！你跟王民进展如何？」「没怎么样，坦白讲，他只亲过我，连摸不敢的他。」「真差劲，你是死人啊！为什么不主动点？你总不一辈子都当处女吧！」兰香和丽芬谈了不少话，丽芬总拿不出一个决心来，兰香看时间已超过十一点，夜也静了。

「丽芬！你今天留下来陪你好了！我们好好谈谈。」「好是好，今天晚上，没人陪你！」「累了一天，没有兴趣，改天再玩。」「你说弄那种事叫玩？」「是呀！这有什么希奇？」

「好了！我不回家也该打电话免家人操心。」

「你自己去打，我来放洗澡水。」

丽芬打完电话回到房里，兰香拿了件睡衣给她，自已也接着脱下衣裙，两只特大奶子也没穿奶罩，摇摆幌动。

「丽芬快脱衣服，一块儿洗澡！」

「跟你一起洗？」

「你怕什么？我下面又没有那根东西，跟你一样又不能玩。」「你说话总带刺激性，多羞人。」「怕什么？在这个家我是女王。」「好了，兰香女王，走吧！洗澡去。」丽芬也脱得光光的，奶罩取下，细嫩的奶子和兰香比起来，略为小一点，可是也很有诱惑力，兰香的奶头是紫红色的，奶嘴突出的较大，却只有一粒小豆子般的大，奶头是鲜红色的。这两个少女嘻嘻哈哈的跑进浴室准备洗澡。

「丽芬，我们两个洗鸳鸯澡，对不对？」

兰香坐在浴缸里，丽芬也跳进了浴缸。

「是呀！我们洗的是冤枉浴。」

「你这小鬼，胡说什么？你有什么冤枉？」

「因为在家洗过一次，现在又要陪，岂不冤枉！」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「兰香，你下面的阴毛好多，又黑又长的一大片，我没那么多，只有一点长在下面。」「丽芬，站起来我看看。」丽芬起来让兰香看，并让她摸了几下。

「没吃过鸡巴的小嫩穴，差不多是这样。」

「你以前是不是这样？奶头有这么大吗？」

「以前阴毛没有这么长，只长了两三根阴毛稀稀的，自己看了都觉好笑，有天洗澡擦肥皂，浑身擦满满的，抓抓洗洗的好半天，后来澡洗好再数数，阴毛只剩两根，原来是擦香皂时，大力把它擦掉了！」「你这小鬼，名堂倒不少。」「说正经的，昨天我跟王民接吻，毛灯下面那根，硬挺挺的顶在我的下腹，好怕他想我好事。」「你摸过了？要不然怎么知道是鸡巴？」「你死相！只有那个东西才会顶在小腹上，玉民不要脸的把我的手抓着，叫我摸它，我才不干！」「我知道，八成是你去摸了，是不是？」「真的没有，摸它干什么呀？」「你呀！死人，我背得痒，彼此擦背好吗？」「好！来！开始。」

丽芬替她抓背，一下下的揉着，她舒服的闭上眼睛，转过身来，丽芬就在她奶头上揉擦着，反她揉得慾火上升，直吞口水。

「丽芬，我有点受不了！」

丽芬听兰香说受不了，就故意的挑逗兰香的身体，上下乱摸，兰香浑身痒得舒畅，在浴缸中抱着丽芬对着她的脸身上乱摸一气，把丽芬也挑逗得点燃慾火。

「兰香，好难受，里面好像东西在爬好要命！」「我也是，你看看，痒得直流水，小鬼都是你害的，现在要是有根鸡巴，不管他是谁都让他插进去。」兰香一面说话，一面就用自己的手指在穴里面插，手还不停的抽出捅进的，不住的喘着长气。

丽芬看她在弄自己的穴，又似很舒服的，把手指伸到穴边，也准备将手指放进去，刚刚才将手指插进穴口，好痛好痛的，怎么也弄不进去，赶紧将於拿开。

兰香坐在浴缸边上，两只大腿叉的开开的，一手不停的里面抽插着，自己弄了半天，手也不会动了，可是穴里还是痒。

「丽芬，你来嘛！抱住我的奶头。」

丽芬就坐在她旁边，用手抱着她，低下头来咬着她的奶头，用嘴吸着轻轻的吮，嘴也不住的喘息。

「丽芬，手好酸哦，拜托你用手指插我的穴嘛，快嘛，我的命啊！拜托你，我的好娜娜！」丽芬见她似疯了，急切需要人干似的：「兰香，那干脆去跟你家司机玩一次嘛！」「好娜娜！来不及了，我忍不住了，你用手指插我的穴呀！快点吧！你知道吗？」丽芬见她那可怜可急的样子，就用中指插进她的穴里，学着她一抽一插，抽弄起来。

「好娜娜，用两根手指吧！用力很快的往里西插。」「你不会痛吗？」「不会的，快嘛，我痒死了！」丽芬看她需要之切，就用两根手指插进她的洞穴，用力很快且急的抽插着，她似在陶醉。兰香舒服得上了天似的，就大力的用指头给她插，插得她穴里咕嘟咕嘟只是响。

丽芬又飞快的用指头连连的插，她穴里响得更大，忽然兰香穴里噗噗吱吱的唧的一下子，穴里一般白浆往外只是流，流了丽芬满手都是白白的。

她全身好像死去一般，知道她已舒服到天来，自己为什么手指一进去就痛，一点也没办法，也急了，就用手掌对着穴口擦起来，过了一会，穴里面果真的有水流出，可是流出来的是手上白白兰香的水。

「兰香啊！快洗嘛！洗好了到床上睡，怎么在浴室里睡？」兰香有气无力的挽着丽芬：「让我休息--就好了。」「你不洗澡吗？弄出来那么骚水，你又泄出那么多阴精，身上多脏呀，站起来换水。」「你帮我换水，帮我洗一洗睡觉。」「死没用，流出来的就跟死了一样。」丽芬说完就帮兰香洗澡，自己也洗好了。然后穿上睡让兰香光光的回房。

兰香扶着他的肩膀回到房里，赤裸裸的就躺上床。

丽芬就睡了下来，故意去逗她，在她大腿上，屁股上穴上到处的给她乱摸，可是兰香却一动也不动。

丽芬用手拍着她的脸：「兰香，你死呀！怎么不说话，死相气死人了。以前你跟我吹牛，告诉我说一夜能弄三个鸡巴，都是骗人的，现在只根指头你就躺下了，还有什么用？」兰香轻轻的说：「那样不同的！」说完就睡着了，把丽芬气得直叫。丽芬看看也没法跟她说话，就抱着兰香也睡下了，兰香身子紧紧的靠着她，好像很舒服似的。

经过了一夜的睡眠，兰香精神恢复了，上午十点半，兰香先醒来，她看看身旁的丽芬抱着自己，裸着身子。丽芬的大腿放在她身上，兰香故意的把头向丽芬的怀里靠近。她睡得很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兰香将她身上的扣子解开，奶头露了出来，用嘴去吃，轻轻的吮吸很久，丽芬依然沉睡，兰香见她毫不知觉，猛地用力一咬，重重的将她的奶头吸得紧紧的。

「是哪一个呀？」

丽芬紧张。

「是我呀！你把屁股打得好痛。」

「你这骚货，一大早作怪。」

「还一大早呢，丽芬，都快十一点啦！」

「你这死鬼又有精神了是不是？你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谁如此大胆，原来是你呀！」「你以为玉民吗？嗯！」「你才不敢，只要我的一瞪眼，他就乖乖的连碰也不敢碰一下。」「起来吧！小姐，我们还要出去呢？」穿好了衣服，她们一齐步出家门。

第二回 鸳鸯淫女

「兰香，到哪里去嘛！」

「跟我走，反正不会将你给卖了就是。」

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有点想了？」

「想什么嘛！带你逛逛街，看场电影，你看好吗？」「这么热的天，逛什么，干脆去吃饭，吃完饭就看电影。」「这样子也好，到哪里吃去？」「随便啦！简便就好了！」兰香带她走进一家餐馆去，两人吃完了饭，就前往电影院买票，走到门口刚排好队，就有位英俊男士向着兰香走近。

「兰香小姐，看电影？一个人吗？」

兰香被这突来的一声吓了一跳，抬起头来便骂：「死鬼，吓我一大跳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你，你来干嘛的？」「跟你一样，看电影！」「真巧，会碰到你，高方！今天该你请客吧！」「好啊！只要你愿意，当然由我买票。这一位小还没介绍认识，你就介绍一下吧！」「哦，我忘了，这位是我的最好的同学，丽芬小姐，他是高方！」丽芬向高方微笑点头，高方也点点头。

「兰香，你带丽芬小姐先到咖啡店坐一下，我来买下一场票，这场就快散场了，如何？」「你就排这里，我跟丽芬到咖啡室等你，在对面！」他在她的位子排着，同时她们向咖啡室走去。

「兰香，这个高方似乎很棒，人长得满俊，个子很高，面孔很甜，说话音量不小，认识多久？」「他去年毕业的，在舞会认识的，算起来有一年了。」「兰香，看得出来他对你很迷，把你当皇后呢！」「去你的！我跟他也没有……」「怎么不往下说了？算了！我早看出啦！」「看出什么？你要是想他，待会我跟他说说，小鬼。」「去你的，死兰香，我不过问问，你就说这些，等会看电影，你跟他有鬼就不要跟我坐一块。」「丽芬，你有完没完？尽讲这个？看我打你！」「好啦！千金小姐，告诉我一点你们的罗曼史吧！」「唉！没有什么嘛！你要知道有何作为？」两人讨论着，高方手握着三张票，笑嘻嘻的走来：「小姐们，如何？我买票快吧？」「请坐，要吃什么自己点，我们先谢谢啦！」「谢什么吗？能够两位赏光给面子，是我的荣幸，看完电影再泡咖啡厅，晚上请吃大餐，二位有何意见？」「先领谢了，我恐怕不能奉陪，因为晚上有事，看完电影，我就走，由兰香陪你好了。」「算了吧，你好意思，高方头一回请你，怎可不给面子！你是主客，我是陪客，高方，你是这意思吧？」「对！兰香说得不错，电影看完再说吧！」「这样也好，据我所知，丽芬小姐今天没事。」「死兰香，说我干嘛！」三人离开咖啡厅，进入电影院，他们找到位子，就坐下来兰香坐在中间，高方买了点零食，边吃边聊。

这场电影看的人不多，尤其楼上只有那么七、八个人坐在前面，高方买的票在后面的最后一排。

电影开始，里面一片黑暗，银幕出现亮光，在黑暗中兰香的身体渐往高方身边移过去。

丽芬先是专注的看电影，后来觉得兰香渐渐靠向高方那边，决心看个究竟，於是偷偷的注意着高方。

他一手在兰香的大腿上移动，一手搂着腰。

丽芬看此情形，羞红了双颊，但又没办法走开，忽然想起要上厕所，丽芬推推她：「兰香，我上一号去，很快就回来。」兰香正沉醉於高方温柔的将手伸进了裙内，她将腿张得开开的，眼睛瞄着丽芬，知道一切她都看在眼里。

於是轻轻的对她说：「去一号可以，可别藉故溜哦。」「死兰香，叫我做电灯泡，我走对你不是有好处吗？」「不要，你走，我们就绝交。」「好吧！我不走，我到另一边去，散场时再来！」「这才是好丽芬！」丽芬走向另一角落，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，但在看电影时，还偷偷的往兰香他们这边看。

高方看丽芬走了，靠近兰香，兰香趁势倒入他的怀里，这时他才开始问兰香道：「兰香，你同学走了吗？」「都是你这死鬼，她大概看到你毛手毛脚，所以才走开！」「她回去了吗？」「没有！散场后她才会来的！」「兰香，好久没在一块，打了几次电话，说你在考试。」「是呀，昨天才考完。」「今天晚上到你那里好吗？」「去干嘛？我还有事呢！」「你就是这样，人家需要你，你就摆架子。」

「才考完试，人好累，休息两天再说吧！」

「拜托嘛！好小姐，今天吧！」

「死相，等晚上再说。」

高方知道她首肯了，就偷吻了她的脸庞，兰香也不动，高方大着胆手伸进她的三角裤内。兰香双腿开开的，高方用手摸兰香的穴，兰香闭着眼睛享受抚摸的滋味。

高方手指慢慢的在兰香的穴边上面摸摸弄弄，兰香也伸出一只手在高方的裤子上摸弄，她捏了一捏：「哗！死鬼！好硬！」「好久没有插穴，所以特别硬！」高方中指插进她的空内，淫水接着流了出来。

「高方，我好痒，这样干穴等会裙子弄湿怎么办？」「不要弄好吗？」「要考试，怎么干穴，总要准备功课的！」「现在考完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的干，要你舒服上天。」「死鬼，本来我不想，被你逗得现在好想要！」「这里？怎么可以。被人看见，明天可就上报了！」「高方，你用手指给我插几下，止止痒嘛！」他用手指对着穴，连连的抽插起来。正在弄的时候，银幕熄了下来，灯也亮了。兰香赶紧将裙子拉下，他也把鸡巴放进裤里。

电影散场，人们都站起来了，兰香急忙的找丽芬。

「高方，你看看丽芬在哪里？」

「那边不是丽芬？」

丽芬从左边的角落站了起来。向他们走过来，见兰香还坐着，兰香也看见她了。

「兰香，电影好看吗？」

「你这小鬼，你自己看还问我？」

「我看的跟你不一样啊！」

高方听丽芬这么向兰香说话，不觉的脸红，接着把脸朝别边看去，非常的不好意思。

「丽芬，说话好听点，你是否皮痒？」

丽芬笑迷迷的不答话，忽然看见她裙子后湿湿的，赶紧拉她坐下，替她拉好后裙。

「兰香你先坐下，等人都走了，我们再走。黄先生，先在大门口等好吗？」「好的，两位，那我先下去等！」高方说完话，即反身下楼去。

「兰香，我们上一号去，快点。」

「干什么？老爱上一号的。」

「哎呀！这都是为你好！大小姐！」

兰香听出她话中有话，知道自己大概出了问题，就和丽芬往厕所奔去。

到了厕所里，丽芬就向兰香道：「你们两个看电影还干嘛？」「没有什么！只是看电影而已。」「死鬼，还骗，你自己摸摸屁股后面的那片裙子吧，湿了一大片，看怎么走出去唷！」兰香把裙子脱下一看脸红了，丽芬就说：「这样该怎么好走出去？」「哎呀！这怎么好呢？」「怎办？又没带衣服，也不能脱下，看来只好我紧靠你后面走，一到门口就坐上车了。

「死高方，王八蛋，看我非打死他！」

「打他那也是晚上，现在要紧！」

「拜托，后面帮我遮一下吧！」

走出电影院，高方正站在门口，一见她们出来，随即趋前：「两位小姐，现在要到哪里？」兰香见着他，脸上又是羞，又是恨的，正是含情慾吐的表情，丽芬先开口说话：「黄先生，麻烦先叫车，车上再谈！」他随即叫部车子。车门打开，兰香第一个上车，丽芬接着挤上车，欲打开前门。

「高方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丽芬先回去换套衣服，九点打电话给你，你等我电话，别出去。」「有什么事？吃过饭再回去不迟嘛！」「吃你个头，叫你等电话你就等，我们走了！」兰香说完，吩咐司机开车。

高方搞不清楚为了什么，觉得女人真奇怪，刚才电影院里好好的，出来就完全变了样。

车子直开进兰香家门口，两人匆匆下车，丽芬依旧在她后面走，兰香拉着她往房间冲去。

「赛跑啊，跑这么快！」

「快点嘛！换裙子呀！」

兰香进房后即将衣裙脱掉，连内衣裤也脱了，顺便洗个澡。

「兰香，我想回去了。」

「等会嘛！那么快回去干嘛？」

「出来一天一夜了，不回去家里会担心的。」

「也不急这会儿，说真的，今天要没有你的话，丢人可丢到家了。丽芬，真谢谢你！」「你还好意思提，要小便就上一号嘛，坐在位子上把裙上尿湿，真笑死。」「哎呀！都是死高方害的！」「怎么害的？看电影时两个那么好。」「死高方他用手摸我的下面，忍不住嘛！」「不是我要骂你，实在过分哦！昨天夜里弄了一次，你今天又想跟他胡搞乱捣。」「本来也不想让他摸，可是他在大腿上摸得我好难过，我以为他只摸外边，谁知道他把手指插进去。」「兰香！你不是约他晚上九点见面吗？」「是呀！离九点还有一段时间，你走了我难过呀！」「你们晚上要睡在一块吗？」「很有可能，刚才在院里就想来一次，死鬼是色迷。」「你不要骂人家，你也差不多，骚的要命，又好几天没弄的，所以你急了，就在戏院乱搞。」「放屁，根本没有，不过相互摸摸，他那东西好硬。」「好硬就想插进去，是吗？」「你是怎么讲的，男人不逗我，是不会痒的呀！」「才不跟你谈这些了，满脑的豆浆，我看有一天你把肚子给搞大了，你就安心。」「不会！我天天吃药！」「怪不得你弄了那么多朋友，原来你不会有孩子。」「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不懂。」「懂是懂的，可是不敢去买药。」「跟你谈过很多，你就是不问我，如果我帮你买好了。」「我怕你会笑我。」「我笑你干嘛？什么话都都你讲了，我为何还不放心？你是不是为了这个才不让王民搞你？」「老实说，我最怕的就是肚子大，怕痛是假的，王民要了好多次，我一直不准他碰就是这个原因。」「嗳呀！这问题还不简单！来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每天吃一粒保证没关系，你跟王民搞后，相信你每天都会想男人。」「想男人是天天有，就是不敢真的玩穴。」兰香由箱子里取出一打药交给她：「每天吃一粒不怀孕，去找王民享受人生吧！」「兰香，真不知道怎么说，好矛盾。」「不要说了，去吃饭吧，吃完了送你回家。」丽芬吃完饭后就由兰香陪着回家。回去倒头就睡。

第三回 慾火浓浓

「喂！是高方吗？」

「是的，你是兰香吗？」

「你知道是我，还问什么劲？」

「你现在在哪里？」

高方问。

「在家里，你有事吗？」

「没有呀！从电影院回来就一直坐电话边等你的呀！」「你能不能出来？」「好啊！在哪见面？」「我看你到我家来好了，我家没人，一个人怪怕的。」「好好，我马上来。」「要快点呀！都快十点了。」「好，我挂上电话就叫车马上到。」高方是个刚踏出大专校门的青年，个子高高的，身材蛮棒，是个健美男子，个性温柔。兰香会爱上他，就是因为他听话，处处尊重着她，兰香觉得高方是一个老实的人，所以兰香跟他认识两天就与他发生了肉体关系，兰香经过高方的穴战后，对高方非常满意。

在兰香的眼睛里高方是个很好的男人，可是高方却是不露痕迹的人，对女人功夫非常到家，不管什么样的女人，高方都有一套功夫对付，能把女人制得服服贴贴的满足感。不论是轻抚或长吻、短亲、重插、狂抽、猛顶、短刺，实在使女人疯狂，心悦诚服。尤其是他轻舐重吸的功夫，更是绝顶佳技，只要女人与他接触过，都不会忘记他，而自动的再找他。

高方挂断电话后，换上一件短袖套头汗衫、一条短裤，略略的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对着镜子照照，两肩和大腿的健美肌肉露在外面，使人一目了然，他是十分健美的男子。

高方看着，对自己觉满意，锁了门，吹着口哨，踏着轻快的步子，叫了部车子，愉快的向兰香家去。

到了她家的门口，付完了车资，伸手按了按铃，等了一会就听见兰香的声音由里在问：「哪一位？」「是我，高方，开门吧！」兰香穿着件露背装，条短短的热裤，高高的乳峰，修长的玉腿，笑嘻嘻的将门开开。

高方哈腰九十度，走了进门再将门反锁：「小姐，谢谢！替我开门。」兰香领着他到房里，嘴里边走边说：「死相，这么迟才到。」「我接过电话，马上就坐车过来了，哪有这么快嘛！不要生气，下次不敢太迟。」「也不知是哪个女人又把你迷住，所以才对我打马虎眼。」「嗳呀！接到电话后拚命赶来，是一分也不敢耽搁。」「人家一个人好怕，你一点关心也没有。」兰香假装生气，把脸摆向一边不理他。

高方知道兰香是故意找麻烦，女人就是这套，所以很体贴的抱住她，用身亲吻她。兰香感到吻的力量很重，知道高方很爱自己，就让他吻。

「小姐，家里人都到哪里到了？」

「怕热避暑去了。车也开走，连司机也带去了。」「什么时候回来？难怪你一个人会怕。」「怕什么，管他们呢！我是为了准备功课才留下的！」「那好，从现在起，我天天陪你。」「我才不要，你陪我，天天都给你弄死！」「不会呀！让我好好亲亲，好多天没在一起，想死我了！」「你这死鬼，在戏院里害我好羞。」「害到什么？」「你摸我下面，害我流了不少水，内裤、裙子湿了一大片，不是丽芬提醒的话，跟你出去吃饭逛街，那才羞死人罗！」「哎呀！对不起嘛！宝贝！」「也不能全怪你，我也不好，不让你摸就没事了。」「是呀，可是那时候忍不住嘛！」「我也是，好几天没有摸过鸡巴，心里痒痒的。」「你那同学怎么没来陪你？」「她回家了，昨晚睡这里，明早大概会来吧！」高方看着兰香，兰香也含情默默的注视着他，他就把她搂住替她除了上衣，脱了下来。一对圆圆雪白的大奶子露了出来，高方用手抚摸着，把她摸得「嗯，嗯」的直哼着。再俯下身亲吻，她也把舌头伸进他嘴里，高方给他吸吮着。

忽然兰香将他推开，自己脱掉热裤。他一看她脱了，知道她想要什么，接着也迅速脱下衣裤。

两人赤裸的抱着搂着，又吻又摸的慾火直上。

兰香倒向他大腿，他则吸吮着她的奶头，一方面还抚摸着她的下面敏感的部份，她腿岔开着让他抚摸。

「高方，用手指头插进去嘛！」

高方用中指刺探着她的嫩穴，兰香则将他的鸡巴套在手里，上上下下的套弄捏着，把他套弄得又粗又硬的似根棒子，她的嫩穴里也淌满了水。

高方鸡巴越套越硬，鸡巴头暴涨得翘起高高的。红红的硬棒棒一根鸡巴，捏在她的手里，兰香耐不住心头慾火，心里卜卜跳着，一心想着如果鸡巴插进穴里定会舒服死了。

「好哥哥，抱我上床插嫩穴。」

高方将她抱上床，将她屁股朝着床沿，拿着枕头垫在她屁股下面，以免到时受伤。兰香一看高方这样把自己的穴垫高，知道他要狠狠的干，心里好高兴，故意轻骂：「死没良心的，你想干死人呀！垫这么高！吓死人罗！」「小穴穴，不害怕！大鸡巴插下去会让你舒服得喊哥哥。」「去你的，谁要喊你好哥哥的，臭美！」「好好，大鸡巴插上了你要是叫呢？」「那不算，那是玩嘛，舒服当然会叫罗！」她睡在床上，屁股垫床沿上，小穴红润润的，淫水荡漾。高方将她腿举得高高的放在自己肩头，站在她大腿中间，大鸡巴正对着穴儿。

兰香觉得痒得发酥，他却用大鸡巴头在穴口上一顶一顶的，也不把鸡巴插进去，故意的逗着。

兰香穴里痒得难受至极，老觉大龟头碰呀碰呀，鸡巴就是不进去，心里着急的很：「死鬼，你是怎么了嘛！你为什么不插进去呢？人家痒死了，你想害死我才甘心吗？」「不是的，我是看穴小小的，一下子插了进去，会把你插痛的，所以在穴口磨磨龟头润滑润滑！」「假好心，哼！你不要管痛不痛的尽管的用力插过去，你这样逗我，我会死的。」「好，现在就插小嫩穴。」高方说完，提着大鸡巴对准着嫩穴，用力一顶，「吱」的一声，大鸡巴就进了嫩穴里去。

她感到一根硬顶子插进去，已插到穴眼。

「哎呀！好痛！」

她轻叫一声，嘴巴张得大大的只是喘气。

高方感到鸡巴被嫩穴套住，她大腿翘得高高的，小穴正被大鸡巴用力狠狠的干着。

兰香穴儿被插弄得又痛又痒又是舒服的不停哼嗯着：「哎唷！我的穴……涨死了，我会……会死的！」高方听她叫，闪晃得更形厉害。

兰香屁股只是摆，两个大奶子只是幌动，嘴张得大大的，两只眼睛只是翻白眼。高方看见兰香被弄得舒服上天，就用大力把鸡巴狠命的不停顶进拔出，狂抽猛晃。

兰香更叫得大声，小穴咕咕卿卿响个不停。

「哎呀唷！我的穴心……插破了，大鸡巴……好哥哥……小花心掉出来……怎么这样……舒服！」「小嫩穴，你怎么嘴张得大大的？」「好哥哥，大鸡巴哥哥，是被你插的才会。」「小穴穴，现用大力的干？」「好呀！我的穴痒死了，专插穴心好了。」

高方听她这样说，劲可来了，把大鸡巴用力向穴心顶，又把鸡巴整根拔得快到穴口，再狠力的干下去，顶进、拔出，来回的狠干嫩穴，她被整得连喘气都要喘不上来了。

「大鸡巴好哥哥……我舒服死了，小穴这回……吃到……好东西……大鸡巴哥哥……插死我算了……」「小骚穴，我舍不得把你插死！」高方说完，又狠狠的连连顶了下去。

「好哥哥，你舍不得……会被别人……的大鸡巴……插破我的小嫩穴……」「你跟谁呀！有几个鸡巴插你？」「不记得……以后再来……几个好嘛？……」「小浪骚穴，干我，你还要浪骚，看我插死你。」说完，又拚命的对着她的花心撞击着。

「我的天……这回死定了……我的花心……好酥……好麻……要……要……淌了出来……」高方感到龟头一股热热的，她知道兰香已射出阴精，就将大鸡巴顶在花心上也不闪晃了，并且将大腿放了下来，用手搂着她的白屁投，在她的身上抚摸着，并用嘴吸吮着奶头。

兰香丢了精就好像死去一般，一动也不的让他抚摸，他就用手去插她屁眼，她痛得抖颤着：「好哥哥，我被你弄死一次了，别弄我屁股，好痛啊，你的鸡巴怎么还那么硬？」「我还没射精呀！小穴穴，我还要。」「就将你的大鸡巴在穴里不动，放一会再插，现在我没力气了，一会再插花心。」高方将大鸡巴在她的穴里温着，也不动，用手在她身上揉着，又在乳房上、嘴唇上吸吮着。

这下子兰香又被挑逗得痒痒的：「好哥哥，我又开始痒了，怎办？」「就是要你的嫩穴痒，我的大鸡巴才会舒服。」「我的小嫩穴好不好？」「很好很美，鸡巴插进去紧紧的，骚水好多、好舒服！」「你现在可以用鸡巴顶了，我好痒。」高方又将她的玉腿抽起，大力抽插了起来。并用鸡巴拔到穴口上，磨了三、四下，再用力顶到穴里，连连顶了两下，拔到穴口磨了三、四下，这样顶进去两下，拔出来磨磨边边，兰香的穴水「咕喷，咕喷！」响个不停。

高方的鸡巴插到花心上，兰香就嗯哼叫着。

高方的大鸡巴，拔到穴口上轻磨几下，兰香就「呵！呵！」声的。

就这样的插兰香骚穴，高方又玩了半个钟头。

兰香骚水流了很多，正在快活中的兰香就伸出了手，将高方拥得紧紧的，并且浪声越来越大：「大鸡巴……好哥哥……好好唷……会插穴的亲哥哥……我的花心化了……使劲……啊……好哥哥……你的劲愈大……我就愈舒服，我的小花心……又再酥麻了……大鸡巴哥哥……狠一点……对花心子……我又、又快要……出来了！」高方连抽狠顶，又被兰香这一浪叫，大鸡巴也觉得一抽一麻，又连连的抽了数十下。兰香小嫩穴「咕唧咕唧」在响，高方的屁股沟一麻，身子孜孜不倦抖喘了一口气，大龟头一阵热热的，「噗吱，噗吱」的浓浓精水就对着她的花心上射了进去。

一般浓浓的、热热的精水，将她的花心子烫得一阵阵的酥麻，两个人在同时间射精。

「好哥哥，好舒服，我的花心吃你的浓精了。」「我的龟头上，都是你的阴精。」「好人，两个人同时射精怎么这样舒服？」「兰香，你喜欢这样吗？」「当然喜欢，我愿意每次都这样的。」

兰香高兴地对他吻了吻。

高方也讨好兰香，轻轻将鸡巴拔出来，赶快用卫生纸先给兰香擦着，然后再擦擦自己。她舒服得不想动，把大腿分得大开，让他擦拭嫩穴。

「你的嫩穴水太多了，还是洗个澡吧！」

「洗一洗当然是好，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。」「我先去放水，等一下再抱你去洗澡。」「好呀，这样才是人家的丈夫嘛！」「我是不是你的丈夫？」「不要脸，穴都让你插了，还问什么问！」

高方笑了笑，走到浴室放水，兰香又在喊他：「高方，你快来嘛！」高方听见马上从浴室跑了出来：「什么事那么急惊风？」「我要尿尿！」高方「哈哈哈」的笑起来。

「死鬼，你笑什么？」

「我笑你，尿尿也不能帮你，尿在你穴里吧。」「你这死鬼，我叫你，是要你抱我上马桶。」「你自己不会去呀？」「我浑身一点劲也没有，我跟你干穴，干了这么久，一点力气也没了，你就不能抱我吗？」「可以，可以，我抱你去，来！」高方抱她坐了上桶上，她就「呼呼啦啦」的尿了。

两人洗完了澡，赤裸着全身，互相拥抱进入梦乡。

时间是十二点三十分，兰香首先醒了，他身体下面那根东给她无穷的快乐舒畅，一再想看看。高方又翻了个身躺在床上，她看看高方是否醒着，可是他还沉睡着，鸡巴软软的露出外面。她心想：夜来硬得好像铁棒似的插在自已的嫩穴，现在软得那样，一点动人的味道也没有。

想到这里，她就用手去摸他的鸡巴，摸手里绵绵的，龟头也不大，心想这东西好怪。兰香的手握着鸡巴不由得就去套了几下，刚刚套弄了四、五下，高方的鸡巴又暴涨起来，向上一硬，直挺挺的翘了起来。兰香再用手套了套，那鸡巴又硬得似铁棒，她几乎握不住了。

兰香心里又跳起来，「这东西的变化怎么这么大？」想着摸着，自己只是吞口水。刚才只不过软软的，一摸就变成那么大了，她的嫩穴则不住的淌水，就用力一握住鸡巴，倒在高方的身上，用自己的两只大乳房，向高方的手臂上揉来揉去的。

沉睡的高方感到鸡巴被人抓住，手臂上又有两只软热热的大肉团在揉动着，一惊就醒了。

「噢！原来是你在玩我鸡巴。」

兰香也被吓坏了，翻身将脸朝里，不高兴地说：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过看一下，我才不玩那意儿。」「对不起，小心肝，不要生气，过来，让我抱抱。」「哎呀！没那个兴趣。」「别这样嘛，又没说错什么话，干嘛生气？」兰香还是不理高方，也不翻过身来，将屁股对向他。他一看她屁股又白又嫩的，好像水蜜桃一样鲜嫩，鸡巴更硬的厉害，就对着嫩屁股顶来顶去。

「你想死了，怎么胡闹？死鬼！」

「小穴，你过来嘛，我跟你玩个新花样！」

「不要脸的死鬼，什么新花样？」

「你翻过身来，我告诉你。」

她听说要玩新花样，就翻过身来：「高方，什么新花样，是不是要换个新姿势？」「不是的，我不用鸡巴插你，也会叫你舒服上天。」「那要怎么弄？你教我。」他平躺着，双手抱住她放在胸前。

兰香心想是什么花样，还不是老花样，让我的穴套住鸡巴。

「死鬼，我知道，你要我坐在鸡巴上。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你向前坐。」

兰香再向前一点，正好穴对着他嘴。

高方两手把兰香的大白屁股抱住了，向前面抱了一抱，又仰过双手把她的大腿分开来，小嫩穴正好对着他的嘴，他在嫩穴上吻了起来。

兰香任由他吻，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，小穴一紧一松的，这比起插穴又有着还要好。他忽地用嘴唇把她的穴边咬住了，一吸一吸的舐着嫩穴，好像一张一张的在张合着。

正在好美的时候，她又感到他的舌尖向小穴边猛舐着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与欢喜。

「啊！新丈夫，我的小穴爽得要上天了，你怎么会这套？以前为什么不玩这套呢？」高方知道随时她要浪骚，故意把嘴张开了不再吸舐。

她等了一等，感到小穴没异样，向下一看，他不吸舐了。

「好哥哥，亲丈夫，你怎么不舐了？这不是要我命吗？拜托嘛，再舐舐吧！让我舒服上天吧！」「我吻你的小骚穴，你还无缘无故的发骚吗？」「噢！我的大鸡巴亲人，我不敢了，以后不敢乱生气了，赶快玩我的小嫩穴嘛，不然我会死的。」「好，给你的小穴舒服一次，舒服完了就用鸡巴插穴。」「好的，快吸快舐，弄好了，给你插一次。」他又将兰香换个姿势，叫她反转身子，兰香脸对着鸡巴，骑在他的身上玩弄起来。兰香伏下身体，他鸡巴正对着她的脸孔。

「小嫩穴，你用手握着我的鸡巴。」

她把鸡巴握在手里，红红的、嫩嫩的，穴眼里的水要淌出来似的，就用嘴唇对着穴眼狂吻猛吸。这样一吸舐，兰香大屁股一动一动的，口中不停的「嗯！」「嗯！」的叫着，全身毛孔张开了。

他用手把她的穴眼张开，露出一个小洞洞，就用舌尖塞了进去。正在浑身舒畅的兰香感到一个热呼呼的舌尖在舐，又感到他向外一吸，花心要掉出来似的，她便把大腿岔得开开的。

他这又舐又吸的功失，把她整治得只是「哎唷！喂！」的乱哼着，又看到他的大鸡巴在脸上跳动，她也把鸡巴一口的就含在自己嘴里。

高方的鸡巴被她含住了，就更加用劲的舐着小穴，只吸得兰香骚水向外直泄着。兰香也用力吸舐着鸡巴，用舌尖在大龟头上的四周舐，再用嘴套弄鸡巴，如此不停玩耍着。

他的舌尖越舐越深，并且重重的吸。兰香感到花心真的要被吸出来了，就吸舐着高方的鸡巴，来承受这舒服上天的滋味。

兰香的淫水淌了一阵又一阵，忽然她的身子一抖颤人也软了，猛地淌出了阴精，弄得他满脸都是。

兰香阴精一射出，也把鸡巴用力一吸，牙齿轻轻的对大鸡巴一咬，他也身子一抖，浓浓的阳精射在她口里满满的，她来不吐出鸡巴，所有的精液几乎吞吃一尽。

这两人玩了两三个小时，人也累了，兰香说：「我的亲丈夫，你累了。」「有一点点。」「我太累了，玩这种真舒服，也真舒服上天了，我们起来洗洗，然后出去吃饭好吗？」「本来说好的，但还要干你一场。」「好哥哥，晚上再来吧，我现在花心好像掉出来了，大概是你把它吸得跑出来，我一点力气也没了。」「好了，休息一下去吃饭，真的饿惨了！」「我也一样。」两人共同洗过脸后，穿好衣服就准备出去。

「兰香，到哪边吃去？」

「叫车嘛！走远一点也比较方便。」

「吃过饭又到哪里去呢？」

「回来呀！回来比较好。对了，刚才你射出来的精液，都被我吞吃到肚里去了，有关系吗？」「没有关系，那是维他命，是最营养了。」「放屁！我想吐出来都来不及了。」「我没骗你，真的没有关系。」「死鬼，你在哪学的这套？好好噢！你以前怎么不玩？」「我也是刚从书上看来，今天跟你第一次玩！」「说实话，真好，我好爱这种，晚上再弄几次好不好？」「好，当然好，只要你想，我就会满足你。」「哎呀！我的好丈夫！我好爱你唷！」「真的吗？」「你想死，爱你就是爱你，还有什么假与真！」「不是呀，我是怕你。」兰香哈哈大笑起来，并且抱着他说：「怕老婆有饭吃。」「不是怕老婆。」「那你怕什么？」「怕戴绿帽子。」「你这死鬼，看我打死你，小心我不理你了。」「对不起，好太太，下次不讲了。」他们正在开玩笑，门铃响了。

兰香向门口看了看说：「这个时候是谁会来？」高方走出将门打开，跟着一位女孩进来。

「噢！是黄先生，谢谢你，兰香在家吗？」

走进来的是丽芬，穿着一套迷你洋装，白色高跟鞋，碧蓝色的衣服，把这少女再衬托得美丽动人。雪白红嫩的脸色，柔润的肌肤，一双修长的浑圆的玉腿，简直是一位活仙女。走起路来，则那两只乳房上下的跳跃着，让人看了真想摸上一下。

「是你呀，丽芬，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有约会呀？」「兰香，你怎么这样讲话。我是看你一个人在家，也没有找到我家，好我的来看你，你还跟我开玩笑。」「别气嘛，我是看你今天漂亮，才这样说的。」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黄先生在这里，我走了，免得破坏气氛。」「死丽芬，我讲一句，你讲那么多，你要走就不要来。」高方看她们斗嘴，也插不进话，只有微笑着。

「丽芬，跟我一块到房里，高方就客厅坐好了。」兰香说完，拉着丽芬到房里去。

丽芬一进房里就觉不对劲。

「嗳，我不进去，我真的想走了。」

「你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自己看看，房里弄得乱七八糟，还好意思要我进来。」「自己人嘛，怕什么？」「你好意思让我看到你们的战果？」「小鬼，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」说着话，丽芬坐了下来，说道：「你跟高方昨晚在一块吗？」「是呀，小姐，别问了好吗？」「你这人，问问有什么关系，看看，床上乱七八糟，地上都是纸，你也整理一下嘛，多难看。」兰香本来没注意到这些，经她一说，自己也觉得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有人在做那事。她有点不好意思：「真的，本来也想收拾，正好你按门铃。」「算了吧，被男人迷住了，还知道收拾呀？」「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吃过饭没？」「什么时候的，早上、中午，都吃过啦。晚上嘛，时间还没到。」「你别笑我，我们没吃饭，刚刚起床。」「睡一天不吃也不要紧。」「去你的，你老说这些。」「好了，不讲了，你饿吗？」

「饿的要命，不是你来，我们马上就出去吃饭了。」「很对不起，你们去吃饭，我走了。」「不要嘛，一块去。」「我才不去呢，我去算老几？」「算老二好了。」

「你要死啦。」

「这样好啦，我叫高方先回去，等下我们再一起出去。」「那怎么好意思，等会高方生气呢？」「他本来要吃饭回去，现在叫他自己去吃，再回去还不一样。」「你不到他住的地方去？」「我才不要到他那儿去呢！」「别嘴硬了，我看你吃完饭再回来休息一下，你看着自己，眼睛红得像血一样，高方也是一样。」「丽芬，你在这坐一下，我去叫高方先回去。」兰香说完径向客厅走去，叫高方自已去吃饭后回去。

第四回 爱财离夫君

经过了这段日子，天气的炎热和丽芬的热情，王民的努力下得到了这处女的心，因此蓬门也为王民开放了。

早晨的天气吹着轻风，气候是那么的宜人，在这座不算大的公园里早读的学生，三五成群的散坐四周。

王民也在这里慢跑，这是王民每天清晨一定要做的健身运动，有着一身强健的肌肉，灵敏轻快的头脑，高大身材，英俊的面孔，经常笑容满面，对人也有分寸。这是女孩心目中白马王子。

王民就凭这点条件拚命的追丽芬，一个怀春少女对男女关系都有一股好奇的心理。

每当丽芬有问题时，都会坦白的向兰香请教，兰香是个最新潮的女性，不论那方面都比丽芬经验丰富。

丽芬坐在兰香房里，兰香躺在床上，两人轻声谈着。

「兰香，这些天你老是不出门，一个人在家不闷？」「我没你那么好精神，天天在外面跑。」「你少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天天跟高方两个人弄名堂。」「什么名堂，我最怕天热。」「天热，你跟高方搂着睡觉，不热呀？」「死丽芬，我才没有呢，你是不是心里痒，想男人。」「我才不会那样，像你，一天晚上没有男人都不能睡。」「说好听点好吗？这要给人听了，多羞人。」「好了，不讲这些。」「丽芬，坦白点嘛？」「嗳，说起来也烦人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王民这个人凭良心说，对我是很好，可是有些地方，使我很讨厌，也使我很害怕。」「是那些事情，说明白一点。」「昨天下午，王民约我去玩，我跟他郊游去，先一切还好到了没人的地方他就吻我。」「你们不是常常接吻？那又有什么关系。」「接吻没关系，可是昨天不一样。」「什么不一样？」「他昨天摸我胸部，被我禁止了，后来看他可怜的样子。」「你给他摸了吗？」「就因为看他可怜才让他摸了，他却得寸进尺。」「怎么得寸进尺？」「他把手放进衣服里，拨开奶罩摸我的奶，我心跳得好厉害。」兰香听了就笑出声，并且很自然地说：「这有什么嘛，我的常常会被他们吃呢？」「我是第一次吗，我好会紧张，结果还是给他摸了，他摸过说我好好，并把我搂得紧紧的，我气都要喘不过来了，他就狼狈对着我的唇，很大力地吻着，吻得我像吃醉酒一样。」「后来没摸你下面吗？」「因为天也晚了，我有点怕他会想那些，我就想回去，他不听话，死留活留的把我搂着不放。」「大概昨天跟王民弄上了。」「没有，他把我拖天黑了，就要摸我下面的东西。」「给他摸了没有？」「给他摸了，他还要我裤子脱了让他看。」「好事要来了，脱下来给他看嘛，怕什么？」「我没脱，也没骂他，我说他好坏，他笑了笑把鸡巴拿出来给我看，好大一条硬得好长，叫我摸。」「嗳呀！好好啊，死鬼，你怎会这么笨，为什么不摸？」「有摸啊，越摸越大好怕人，硬得跟铁棒似的，我一手还捏不过来，我用两手抓住比比，到底有多长。」「你比了有多长？」「两只手抓到前后，前边还有一大节，大概还有三根手指那么多，没办法抓到手里。」「我的天！好长，这要插穴多舒服。」兰香听她说王民的鸡巴大，惊喜得只叫好，并且猛吞口水「兰香，男人鸡巴大好不好。」「当然好，我还常常的注意找大的。」「他昨天就想跟我弄，我因为没有经验一直不敢，他问我什么时候给他。」「你怎么说？」「我说要在一环境适合的才可以，还要没有人，还要不让我痛，如果能够这样，今天就给他。他好高兴，我咬了他一口，好重的一口，手臂上满都是我的牙印，也有流血。

「王民怎么样呢？」

「他说适当的环境就是旅社没有人，两人关了门谁也不会来，我说不过他，就答应今晚给他。」「那多好时，你尝过之后，你也会天天想。

「一直在紧张，要怎样才不会痛，我要怎么对他？」「你也不要紧张不会痛的，痛是有一点，每个女人都会经过这一关，那只是短短几分钟的痛而已，接着来就是舒服，你只管脱了衣服，他要是有经验的，是不会痛苦的。」「死王民说他没经验，不会让我痛苦。」「好了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都被你说得流淌水了。」兰香说完就从床上起来，脱下内裤看看湿了一大片。

「死兰香，你怎会这么骚，又在想男人？」

「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也不会淌水。」

「要不要手淫一次？是你老习惯。」

「死丽芬你别逗我，我昨晚才弄了三次，现在淌一点也没关系，晚上再跟高方。」「好了，谢谢你，我要走了，如果明天有时间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」「希望你没有时间。」「你少装，兰香，祝你愉快。」「哟，今天好客气嘛，大概是心情愉快的关系。」「我不跟你讲这些，我要走了。」「好，我不送你，希望你能为向我报告战果。」丽芬把眼睛向她一斜，身子一转翻身就跑了。

王民坐在咖啡室里耍了杯咖啡，手里拿了份晚报，表面是在看报纸，其实是在等丽芬。昨晚和丽芬约好了今天在这里碰头，因为时间还早，王民就提前来到这里，打发这段漫长的时光。

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，他的眼睛一亮。丽芬轻步走到他面前，一阵扑鼻的清香，送入她的鼻内。王民很快的站起来，用最热诚的笑容对她。

丽芬坐在沙发上，侍者送来了咖啡。丽芬见侍者走了，就轻声地问：「你来了多久了？」王民很温柔的说：「来了有一段时间了。」喝了一口咖啡，丽芬又说：「王民，在这里怪无聊的，我们出去走走。」王民付完帐，就和丽芬出了咖啡厅，上了车就开往旅社去了。

「王民，你怎么嘛？」

真到了旅社丽芬心跳加速，王民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挽着她进了旅社，一位女侍把他们带到房间去。

丽芬向四周看了看，房中间有张床，整理的非常清洁，床头一座电话，两只沙发，里面还有浴室。

平时他们在一块很轻松，一点也不紧张，可是今天的情形，就有点不一样。

丽芬见他房门关了，心直跳，脸也红了，低头不敢看他。

王民见她这娇羞模样，就走过去抱住她：「丽芬，你为什么不讲话呢？」「我好害怕。」「怕什么嘛，有我保护你。」「嗳呀，死王民，我就是怕你。」「我有什么好怕的嘛。」

王民说完就去吻她，丽芬也把舌尖伸出给他吸吮。

吻着，吻着，王民就开始行动了。

他的手先在身上摸，丽芬半推半就的由着他。忽然间手伸到迷你裙里，丽芬心头一紧。

「王民，你怎么嘛？」

「好丽芬，让我摸摸嘛。」

「不要，怪羞人的。」

王民赶紧解说：「也没什么羞人的啦。」

王民说完就去脱她的上衣，芬羞得脸红通通的，用手轻轻的打王民。

终於他替丽芬将上衣脱了，只剩奶罩。一副色的奶罩，里面罩着两团乳白柔嫩的大乳房。

王民吻着她的脸，轻轻的抚摸她的背部：「好丽芬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好美，真把我想死了。」「王民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，把我衣服脱掉呢？」「好丽芬，乳罩也脱下来嘛，让我看看你美丽的奶子。」「死人，逗得人好紧张，给你看是可以，不准我捏痛呀！」「我会很小心的摸。」这时的丽芬也很冲动又很好奇，同时也想让他模。丽芬不但脱了乳罩，并且裙子也脱了，身上只剩三角裤。王民看她不但脱掉了裙子和乳罩，慾火上升，王民也自动自发的衣服剥光了。丽芬看他脱光了，很不好意思地伏在床上。

王民伏下去，用手翻转她的身体：「好丽芬，你怎么这样睡？」「死王民，当着我的面，你把裤子脱掉了，多羞。」王民笑笑就把她抱在怀里：「这有什么关系，好娜娜，让我摸摸大奶子。」「你轻点，不要弄痛我。」王民轻轻地在丽芬的两只奶子，摸摸揉揉的，又在奶头上捏弄。丽芬被抚摸得阵阵舒服，不由轻哼着。

「王民，摸得我好痒，稍重一点。」

王民听捏重一点，就大胆的用双手在她奶头上揉捏。她的奶头硬了起来也突出来，好像小樱桃一样。雪白圆润的大奶子，红红奶嘴头，叫人看了真想咬。

「娜娜，让我吃好吗？」

「你会把我吸痛的。」

「不会嘛，我会很轻的吸。」

「好嘛，你要小心点。」

王民捏着奶子一口就把奶头吸到嘴里，一面轻吸一面又轻舐。丽芬的奶子被他吸又痒又舒服，不由得自己凑去。

他一面吸奶头一手在她肚子下面摸，丽芬只是「嗯，嗯」的轻叫着，也没有禁止王民下面的手，同时王民紧紧抱着。

「王民，我受不了，下面会淌出水的。」

王民听她说耍淌出水，就趁势把她的三角裤脱下，赶紧将腿闭得紧紧的。

「嗳，嗳，死鬼，你怎么就脱人家的裤子！

「我是好心呀。」

「死不要脸，想人家好事，还说好心。」

「我是怕你弄湿裤子，所以脱下来。」

「你少来，想看你就说一声好了，偷偷摸摸的不要脸。」「早就想跟你说，又怕你不肯，所以偷偷的给脱下来。」丽芬被他脱光了躲在床上，一副美女裸体，引诱得他实在忍不住了。

「还问什么，都已经被你脱光了，也由不得我了，要看就看嘛。」王民心里高兴，坐了起来把她大腿分开。

丽芬的阴毛生得黑黑亮亮的，阴户下面一个红嫩小穴，两片阴唇鲜红润中间一条小缝。王民用手指将阴唇拨开，穴里面水汪汪的，穴眼很小，他就用一个手指和里探，她猛的就跳起来。

「死人，你想死呀，弄得我好痛，手指怎么能插进去？」「丽芬，你的小嫩穴好美，让我插一下好吗？」「嗳呀，你这人，人家未开过苞怎么可以？

「我帮你开苞了。

「你不会嘛，弄得人家痛死了，我才不要呢。」「你没有开过苞怎么知道痛，大概给人弄过了。」「去你的，才没给男人弄过，我的穴可是第一个让你看呢。」「好娜娜，我们来干穴好吗？」丽芬腿夹得紧紧的连忙抓坐起来，两只大奶子上下摆动。他真的忍不住，大鸡巴翘一翘的高高挺着，龟头涨得紫红丽芬看他鸡巴硬得好大，心里害怕，又在想：男人的鸡巴，都是这么大吗？怎么这么硬？

「王民，你的鸡巴这么大，好怕人，男人是不是都这么大？干穴是不是让你的鸡巴放到小穴里？」「是呀，插穴当然是将鸡巴插到穴里，男人的鸡巴大小不一样。」「你的鸡巴是大的，还是小的？」王民大笑起来，随口骗她说：「我这一根是普通的，不大也不小。」「那就是人家比你更大的了。」「丽芬，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，人家常说：『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』呀！」丽芬也常听兰香说，男人那东西越大越好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自己穴眼，连一只手指也进不去，现在王民要把他那大鸡巴插进去，那不是弄死人才怪。

「王民，你那根鸡巴让我摸摸好吗？」

王民就把鸡巴伸到她面前，她用两只手去捏了一下，王民的鸡巴被捏得更硬了。丽芬心里一惊，手松开了，可是鸡巴还是一翘一翘的。丽芬再用手去触摸，好可爱，心想这东西插穴会被小穴夹得小一点，就用手用力捏弄。不捏还好，这一捏鸡巴猛翘，大龟头紫红得有鸡蛋大，龟头的皮翻得更厉害，整个鸡巴青筋暴露。丽芬又是一阵心跳，自己穴也在淌水，心想如何办是好，王民又将自己的奶摸得好痒，连小穴也在痒，他的鸡巴又硬得那么硬，今天一定逃不掉，我这小穴会被他插进。

「王民，你实在会要我的命，现在好难过又怕又爱，怎办？」王民是床上能手，他己弄过不少女人，尤其是一些女学生，都非常喜爱他，他也了解女人的心理，又会灌迷汤，人又长得好看，又长了根特大号的鸡巴，足足有八寸那么长，又粗又大。

对人有礼貌，尤其对女人特别尊重女人意见，从来不发脾气，他在读高中时候，还是有一个纯纯男孩，正当他要毕业的那个时候，他的一位表亲，算起来是他的表兄，因为病故，留下表嫂，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住在他的家里，风骚得很。

「表弟，我教你好吗？」

「这种事怎么教，一定要有个女人才行呀。」

「我不是女人吗？」

「你是表嫂呀。」

「表嫂没有关系的，不是一样女人。」

「我是不会讲出去，让人家知道多不好。」

表嫂这时将他鸡巴拿在手里，用力给他套弄着。经她一套弄，王民的鸡巴又硬地起来，又长又大。她也难耐了，就把王民的手拉过来，叫王民摸她奶奶，又将腿张开开的，叫他摸穴。王民摸到一片阴毛，下面流了很多淫水。

「表弟你把衣服脱光，我现在就教你。」

「这你怎么可以？」

「那就到我房里去。」

王民进到表嫂房里，将衣服脱光，表嫂也脱也光溜溜。

他是第一次看到赤裸裸的女人，全身雪白，两只玉峰高耸，肚子下面一片黑毛，有条细缝。

表嫂脱光衣服后就将他搂住，嘴唇凑了上去。王民一面吻，一面在她身上乱摸，把她摸得只是喘气。

「表弟，你这么会摸，一定跟女人玩过。」

「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没有。」

「表弟，我的穴给你插好吗？」

「表嫂，我真的不会，你教我。

「你鸡巴这么大，我很久没玩了，你看看嘛。」「这样看不见，表嫂，你躺好让我看清楚。」表嫂赶紧向床上躺好，双腿岔开，穴儿露出外面：「这样看见吗？」「看见了，好美的，好像在淌水。」「现在好痒，要大鸡巴插进才好。」「你要是给我插进？」「是呀，快上来。」

「怎么插嘛？我不会。」

「你伏在我身上，把鸡巴对着穴，我教你插进去。」王民伏在她身上，把鸡巴天上对着穴儿。表嫂的双腿岔开，用脚勾着王民屁股，对着穴眼上磨了几下。这一磨，穴里的骚水直向外淌，她赶紧把他的大龟头塞进自己的穴里。

「表弟你屁股向下压，大鸡巴往我穴里顶嘛。」王民按着她的指示把屁股向下压，大鸡巴向前一顶，鸡巴就插进她的穴里而去，只见她把嘴一张，就叫起来：「嗳呀，她痛呀，一下就插到底了。」王民感到大鸡巴阵阵的热，好像套上了个肉套什么的，又有了些水汪汪的样子。

王民一次插穴，不知道要怎么弄，就问：「表嫂，有没有插到里面去？」「有呀，死鬼，好痛呀！」「就是这样呀？」「还要动嘛。」「怎么动法呢？」

「嗳呀，气死人，你在上面要把屁股向下压，鸡巴对着穴心上顶，要一直不停的动，你试试嘛。」这时的王民，马上就会了。王民一点即通的一开始在她穴眼中，用大鸡巴开始闪晃，连闪发数下，又用力向花心撞去。

「嗳呀……我的天……这一下，插到底了……好涨哟……我的穴……要涨破了……哎哟……好狠……再大力点嘛……再重一点……好……对……我的嫩穴舒服死了……」「表嫂，你怎么老叫呀？」「笨人，我舒服呀，当然会叫呀。」「我的鸡巴会不会太大？」「很大，比你表哥的大得多，我不怕人，越大越舒服。」「我不会插穴，好丢人哟。」「不会的，你现在不是会了吗？」「我一动你老是叫，我怕你痛。」「死笨人，你怎么那么笨，女人被插得舒服就会叫，越大力的越舒服，知道吗？」「原来是这样啊！」王民一听胆大了，鸡巴就猛猛的抽插起来。

「我的天……好表弟……舒服死了……呀……哎哟……我的小……嫩穴最爱大力……的插了。」王民见她舒服得把大肥屁股直摆动的，嫩穴也向上迎凑，就拿出力气再干一场。

这时好怕骚水流了很多，王民大鸡巴一顶，她的嫩穴就「呢唧，呢唧」一下连连「吱，吱」的响。

王民闪累了，就躺在她床上休息，用嘴去吸吮她的奶头，把她舒服得直叫：「好弟弟，用力吸呀！」他就用力的吸着奶头，并且把手在她身上摸着，摸到肥嫩的大屁股，爱的舍不得放下。

「表弟，好人，嫩穴又痒了……快点插嘛。」

王民见她痒就用大力来，把鸡巴对着穴心，狂插猛插。

「哎哟哟……我的小花心……啧啧……插死我的……大鸡巴……达达……我的穴要……插才会……舒服。」这时他有了心得，把大鸡巴拉出一半又用力的顶过去，她的穴就「吱，吱」的连响。

「好弟弟……小穴在……唱歌了……好响噢……哎哟……好弟弟……你……快……快插得……重点……我……我酥麻……噢！……我要淌……淌出来了。」她说完也不叫了，头向一边倒下也不动了，王民的大鸡巴还在穴里可是龟头上热的，有种浓浓的东西在鸡巴上。

「你怎么了？」

也没听见回答，王民就伏在她身上。

停了十多分钟，忽然她又说话了：「表弟，我被你弄死过去一次了。」「现在好了吗？」「好是好了，可是穴里又痒了。」「要不要我再弄？」「要呀，快顶呀，痒死了。」

王民挺着大鸡巴又用力卖命了。这时她的嫩穴又在「呢唧，呢唧，」的响了起来，嘴里不断的发出哎哟，哎哟的声音。

「大鸡巴……大鸡巴……插得再用力……用力一点……小嫩穴……舒服上天了……哎哟……水又在淌……我好久……没有给大……鸡巴插了……要大力……一点……骚水太多了……大鸡巴把骚水……给插死最好。」她的浪劲愈来愈厉害，双腿放到了肩上，大嫩白屁股也在闪动，嫩穴迎着大鸡巴，往上拚命的送「咕咕，唧唧」的一直在叫，她的嫩夹得紧紧的，他的鸡巴快被夹断了。

在这美好的紧关头，他拚命将鸡巴往里顶。

「你真行……大鸡巴……嫩穴又要开花了……又有点……酸酸的……了……哎哟……花心在……在发麻呀……要淌水……呀哟……又射出来了。」她叫着要射出来时，他的大鸡巴也有点麻麻的感觉，忽然她的嫩穴，拚命的一夹。王民感到腰眼中一酥，屁股沟一酸「吱，吱」一声，热热的一般精液也激射出来。

她的嫩穴花猛烈抖颤着，用手搂搂着她，疯狂地吻她。

「你很行，大鸡巴弟弟，精水都射到我的花心上了，好烫好烫的，我舒服死了。

王民是第一次在女的穴里射精，感到无比的舒服，人有点累，就将她搂着。

「我射精是舒服上天了，好美哟。」

「这一下你尝到味道了，下次再跟我插穴好不好？」「好是好，我怕被人知道。」「不要紧的，我告诉你什么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在一块，绝对不会给人家知道的。

「好，我现在要去睡一下，人好累。」

她很爱惜他，也很关心他，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，他们两人时常在一起玩这游戏。

王民自从跟她插穴，几天后学了很多功夫，以后又同几个女生也玩过压人直喘气的舒服游戏。

现在再回头来，看看王民跟丽芬的情形。

王民把她带进旅社后，已把她衣服脱光。

丽芬是个处女，虽懂男女之间性慾问题，但因嫩穴是原封货，还没有给开过苞。现在被王民挑逗得起了慾火，可是禁不住自问：「我的小嫩给他弄好吗？会痛么？他鸡巴那么大，小穴装得下吗？」各种问题缠绕着脑海里。

记得兰香提过，男人的鸡巴差不多都只有四寸多长，可是王民的这么长可不只四、五寸，是不是兰香胡说八道，如果现在让他插穴，我是不是就会这样的被他弄死？

越想，心里越紧张，用手把王民鸡巴拿着，硬硬的，好大好大又热呼呼的，又是爱又是怕。

「王民，我好害怕喔！你这大鸡巴怎么这么大，有多长啊？会不会把我给弄死？」「我这鸡巴比平常人大一点，记得我在检查身体格时，表格上记着生殖器奇大，我后来量过。」「量过有多长？」「八寸多一点点，量过十多次都一样。」「我的天，吓死人，那不弄死人才怪。」「差不多的小姐都喜欢长的。」

「你少骗我，就拿兰香来说，她说差不多的都有四、五寸长。」「她跟男人弄过吗？」「她常常玩这东西，她的男朋友多得很。」「那你为什么没有男人？」「她是她，我是我，各人有各人的喜爱。」

王民的大鸡巴被她摸得好硬也很难过，真想马上插进去，这时要是跟表嫂在一起，她会马上要自己放进去。

这时的王民用软功夫，慢慢的调她味口，一定想办法把这根鸡巴插到她的穴里才安心。

现在的王民对着的是个未开怀的少女，嫩穴又小，也不敢勉强去搞，就是勉强也不能弄进去，大鸡巴硬得好难过。

「丽芬，好娜娜，我实在硬得难受，让我插过去嘛！」「好哥哥，你的鸡巴太大了，我好怕，我给你摸好了。」「光摸有什么意思！越摸越硬。」「你是一定要弄我的穴？」「好娜娜，我爱你，我也不愿让你痛苦。」「那就不要弄我的穴。」

「我看这样好了，娜娜，你躺下把大腿打开，让我吻吻嫩穴好了。」「好哥哥，这样是可以，你不嫌脏？」「有什么脏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才这样。」丽芬被王民「我爱你」这句话，灌得浑身舒服，心里高兴得很，想他是真的爱我，宁愿他自己忍住，还想亲吻我的穴，让我舒服。就赶快的将双腿打得开开的，红嫩的小穴露在外面。

「好哥哥，我的亲丈夫，给你吻吧！」

王民见她把双腿分开，就拿了一个枕垫在丽芬的屁股下面，把嫩穴垫得高高的。

「哎呀，你把我垫得这么高干什么？」

「垫高点才吻得小穴，因为嫩穴在下面。」

她也没有话说了，就让他把阴户垫高，穴眼湿湿的。

王民由两只玉腿吻起，她被吻得浑身痒，忽然觉得小腹上亲的很重，阵阵舒畅。正在享受美感的丽芬，小嫩穴的阴唇上，被他吻住了。

她心里一紧，嘴里就叫出了一声：「哎哟，怎么嘛，好痒啊！」王民听说她痒，就张口一口把小嫩穴吸到他嘴里，又是吸又是吮穴边上的嫩肉。

丽芬这时说不出的痛快，她用手把他的头抱着，用力向自己的穴上按，要他用力吸。

「好哥哥，我舒服死了，这好爽啦！」

王民听说一声好了，就把舌尖向小嫩穴里边顶进去一点点，并一下一下的轻吻着她。丽芬感到穴里面有一个热热软软的东西塞过来，就屁股一抖的，轻声浪问王民：「哎哟，你怎么弄一点过来了，好烫的是什么？」王民也不停止，又把舌尖向嫩穴里，连连的吻了数下，再把舌尖伸长一点，向穴里塞去。

「哎哟，不行，不来了，好涨。」

他的舌尖无法再顶过去一点。

这时他也不管丽芬，就把她的穴边用手拨开，把舌尖用力的顶了下，连顶了数下，她的身子只是发抖。

「好哥哥，再顶嘛，不顶我会疯的。」

「丽芬，你舒服吗？」

「好舒服，再顶一会儿嘛。」

「你的小嫩穴会不会痒呀？」

「会，好痒，像有东西在爬，好难受。」

「我用鸡巴插过去，应当会痒了。」

丽芬这时被逗弄得非常需要，听王民说要用大鸡巴插穴，心里也很想，又有点怕。

「好哥哥，会不会痛？」

「不会，但多少有点涨，你现在淌水，就很容易插进去。」「好人，我的王民，我给你好了，要轻轻的，我是第一次，知道吗？」「亲爱的，我知道，我会慢慢的插进去。」「不准一下子全部插入，插一、二寸就好了。」「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很心疼你的。」「那你就上来吧，反正早晚就会给你弄的。」王民见她愿意立就翻身上来，骑在她两腿间。王民提起大鸡巴，对着穴眼，就在穴上先口用大鸡巴头子，轻轻的磨弄着穴口儿。丽芬先还紧张，感到他用鸡巴顶在穴口上磨，并不疼痛。

「王民，插穴就是这样呀？」

王民就随口说道：「是呀！」

「要是这样，一点也不痛，蛮好玩的。」

王民的大龟头先是在她嫩穴上磨，接着用大龟头上下的在穴眼上揉来揉去，也不插进去，丽芬的穴被他弄得骚水直流。

「丽芬，我插一点进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是好，我要叫痛，你就赶快拔掉。」

王民轻轻的把大龟头，向丽芬的嫩穴里塞，一点一点的轻轻塞进去。

刚好把大鸡巴塞进去了一点，丽芬就开始皱起眉头。

「哎，不行，有点涨。」

王民就停止不动，问丽芬：「小嫩穴痛吗？」

丽芬说了：「痛是没有，只是有点涨，穴眼好似张开了一样。」王民轻吻着她，又在奶头上轻轻捏开，挑逗她的慾火上升。

「娜娜，现在再进去一点好吗？」

她现在更需要得厉害了：「只要不会弄死人，你就慢慢的插进来好了。」王民很有耐心，就轻轻的把大龟头向穴里顶去。丽芬的小嫩穴，经过了王民的逗弄，已经淌出很多骚水。穴口滑滑的，把大龟头也揉弄上很多骚水。

这时的王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想一下子把大鸡巴插进去。

「丽芬，我把鸡巴插进去好吗？」

「一下子插进去呀？」

「好娜娜，我正是要开苞，痛是有点，插进去就不痛了，不过痛一、二分钟而已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一下子插进去以后就不痛了。」「好哥哥，你没骗我吧？如果是这样我就让你插。」「不会的，小心肝，你是我的命，我不会害你的。」王民这迷汤灌溜得特别香甜。

「好哥哥，你把我当心肝、当命，就不会害我，给你插就是痛我也忍一下，快插吧！」丽芬说完大腿抬好，闭上眼睛。

王民十分细心的把鸡巴对准着穴眼，这是揉揉擦擦的，她的小嫩穴骚水又开始淌了。王民感到她又淌水了，就把鸡巴对准用力一顶，大龟头猛地一紧，好像用手狠拿捏住，又热又紧。

这时她眼睛一张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：「哎哟，痛死我的，你这没良心的，你是用刀子插进去呀？」王民就安慰她：「心肝，你别紧张，现在已经插进去了，不会再痛。」「谁说的，我痛得要命，穴又涨又痛。」「马上就好了，忍耐一会，我不会害的你。」「不害我，为何插得那么痛，像刀子插呀？」「女人第一次都是这样，第二次就不会了。」

「要是每次这样，谁会要嘛。」

「好娜娜，你现在不痛嘛？」

「弄进去，不会像刚才那么痛了，可是涨得好厉害。」王民听好一点了才放心了，就用屁股提高点，轻轻顶了两下。

丽芬赶紧用手推着他：「你动什么动？好痛呀，我不要了，拔掉。」王民现在就不听她的了，搂着她，大鸡巴在嫩穴里轻轻抽送不已。

她被抽送一痛一痛的，嘴里骂着：「死人，你是要我的命，这回是死了。」「好娜娜，忍着点，一会就好了。」「好个屁，插穴还要用忍着，谁教你的呀？」「你这人说话也好笑，性游戏不动不顶，那算什么？」「你把我弄痛了，我就乱讲，你还好意思笑。」王民又开始屁股下压，鸡巴顶向花心。

「哎呀，好痛呀……穴坏了……好哥哥，你轻……轻一点……我会被你弄死的……哎哟……我的天……」她被弄的只是叫也直喘气，也不再骂了。

王民看她慢慢的觉得舒服了，更加的闪动，闪动连连的有二十几分。她感到小穴有种奇特的滋味，痒也不似，酸也不是。王民一闪动，那种感觉就存在；王民不动，小穴则紧紧的好涨好涨，涨得好不是滋味，倒是闪动起来好些。

她想着想着，嫩穴就又痒了：「哎呀，王民，你那东西弄到里面了？现在好痒。」「什么地方痒呀？」「里面嘛，小穴里面痒。」「那就是要用鸡巴插，才不会痒。」「不要，顶起来像刀子割一样。」

王民听她说不要，就伏身不动，丽芬穴越来痒了。

「这怎么办，我痒死了，痒得比痛还难过。」

王民乘机就说：「让我顶几下试试，一定不痒也不痛。」她真的忍不住了，实在想让他动动，就对他说：「你顶几下要轻一点，如果不痛，我就让你顶。」王民又轻轻闪动起来了，没有几下丽芬就轻哼开了。

王民见她已不再叫骂了，大鸡巴就连连的抽送，越抽送越有劲，同时的连根插进，丽芬也试着屁股往上凑。

「哎哟哟，我的小嫩穴……怎么这……种滋味……好涨，涨死我……哟……哟……顶到花心了……现在的丽芬是发出了浪叫，不是怕痛，同时小嫩穴逐渐感觉美意。

王民用足了劲，轻抽狂插，丽芬骚水越淌越多了。

「好哥哥……现在有点……美起来了……哎哟哟我要上天……这怎么……这么美……呀……」王民抽插了一阵就停止了，问丽芬：「小心肝，你舒服吗？」「有呀，也有点涨涨的。」「等一会比现在还要美。」「还会涨吗。」王民微笑不答。

丽芬就骂王民：「死鬼，弄得我半死，还会笑。」王民为何笑呢？因为丽芬是处女由他来开苞的。

王民将枕头再垫得她屁股挺高，丽芬自然比较难过点。同时的，王民的大鸡巴顶到丽芬穴心上。自开始把鸡巴插进嫩穴里，到现在已有四十分了，丽芬的小嫩穴也逐渐适应了大鸡巴插了。小嫩穴的骚水也淌个不停，丽芬穴里也着实痒得厉害。

「好哥哥，再动嘛，小浪穴又痒了。」

王民体会她的确需要顶，精神为之振奋。丽芬一双玉腿抬得更高，王民的大鸡巴对着小嫩穴狠狠狂抽。

丽芬张大了嘴，呼呼的喘着大气：「哎哎……好舒服……好哥哥……插到花心了……我……又酥……再大力……一点嘛。」丽芬要王民奋力插穴，王民就着大力，每下着力甚重，大鸡巴每次着点於花心上。

「哎哎，插到花……花心上了……我会舒服死了……怎么这……样麻呀……哎哟……又有殷殷……的味道了……好哥哥……你就……顶死我……算了。」王民狠抽狂插，连连重顶，丽芬的小花心，真的要开花了。小嫩穴被插得在「唧，唧，唧」只是响，她细白嫩嫩的屁股也摆个不停。

摆着，摆着，小嫩穴一阵酸麻，丽芬的身体，连连抖颤了几下，这时她感觉好像要由床上跌到床上去一般，心花猛然一震，花心好似掉下来。

丽芬一把将玉民抱得紧紧的：「哎哟，我怎么这样……是什么……向外射出来。」丽芬大喘着气说，刚把话说完，就把抱他的手松下来，人好像死了一样，一动也不动了，脸上发白，但有一丝笑容。

王民也感到腰眼中一麻，背一酥酸阵阵，屁股沟中也是一紧一酸的，大鸡巴一涨，一股股的精液射了出来，精液都射到她的花心上了。

丽芬被热热精液把花心烫得酥软，丽芬的身子，连抖了两下，接着也「嗯，嗯」的哼了两声。

王民射完了精，就把鸡巴拔了出来。一声「吱」的响声，丽芬的小嫩穴里，淌出了一些红的白的，王民赶快用卫生纸给丽芬擦。

丽芬的小嫩穴，被他用卫生纸擦的时候，丽芬醒了过来。一看卫生纸上又是红又是白的，就说：「怎么了？那么多红。」王民轻轻的抚摸着丽芬，又用手很怜爱的摸着她的脸：「娜娜，这是你的处女红呀！」「王民，好哥哥，你要好好的对我才好。」「小心肝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待你。」两人又拥抱一起，王民连连亲吻着她。

吻了一会，丽芬就跟王民说：「好哥哥，我下面的东西，怎么还有痛呢？」「里面还是外面？」「是穴口上面，你帮我看看嘛。」王民翻身就坐在床沿边上，丽芬将腿岔开让他看。

王民在她小嫩穴上仔细的看了看，原来嫩穴的边上，被大鸡巴插破了一点，小嫩穴也稍微红肿。

第五回 思情慾火

兰香和丽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了。兰香心里在想，这几天她都上哪去了？也没打电话，一个人怪闷的。刚刚在思念的兰香，大门外就有人在按门铃。

这正是下午一点多的时候。兰香听见电铃响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因为这时正是她午睡时间。心里不耐烦的就走了出来，对着大门就问：「谁呀？」外面就有一名怪怪的声音回答：「你开开门，就知道了。」兰香一听，天下竟有这种怪声。心里不甚奇怪的想，谁会是这种怪声？就大声的问：「你是谁？不报出名来，就不开门。」外面的人，就呵呵的笑了起来。

兰香听这笑声，八九不离十的知道是她了。走到门边开口便骂：「小鬼，装着怪里怪气的，吓我一跳。」说着就打开门来。

丽芬过来随手关上门，兰香首先就在肩上打了一下：「哎呀！丽芬，几天不见，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」今天的丽芬打扮鲜艳，新做的头发，梳得光亮整洁。身着粉红迷你洋装，一对玉乳，亭亭玉立着，修长玉腿，雪白细腻而滑嫩。

她满面笑容的拉着兰香的手：「兰香，你这几天不见，变了没有？」「你看我变了吗？」「好像有点，一时还看不过来。」「好啦，怪热的，到你的房间去嘛。」兰香带着丽芬来到房间，两人不分彼此的坐在沙发上。

丽芬可先开口：「这么小气，天这么热也不拿汽水请人，口好干。」兰香笑笑，随即去取汽水来。

「丽芬，你敢吃冰的吗？」

「为什么不敢？天热呢，当然是冰的。」

「我是好心先问问你，是关心哟。」

「你今天讲话怪怪的，什么关心关心的。」

「哎呀，你不懂就算。」

「站在同学的立场，你要告诉我呀。」

「如果我好心的告诉你，你又会骂人，所以不说。」「好嘛，我不骂人，请你告诉我嘛。」「好是好，但你要说实话。」「当然，我说实话的。」丽芬吃她一问，羞红了双颊。

「别脸红嘛，我又不会笑你，这几天都跟王民在一块？」丽芬点点头默认。

兰香最了解她，见她否认，知道她承认有这回事。

「丽芬，前几天你还满正派的，现在也会偷吃了。」丽芬更加的脸红：「死兰香，我就是怕你笑，才不敢告诉你。」「我怎么会笑你呢？」「如果你真的不会笑我。我会告诉你。」「好呀，快告诉我，王民跟你弄过了吗？」丽芬低下头也没讲话。

「丽芬，吃了禁果味道好不好？」

「有什么好嘛？痛死人。」

「嗳呀，果然两个人弄上了。」

「死兰香，都是你教坏的。」

「我可没教坏你什么哦！」

丽芬打了一下她的屁股：「嗳，兰香，我问你，你以前跟我说，男人的东西最多只有四、五寸长，是不是？」「是呀，是不是他的很小？」「跟你说的相反。」兰香一听，赶紧再问：「他的有什么关系，我有什么事都跟你讲。」「他给我开苞，简直痛死了。」「是不是把鸡巴插进你的穴里？」「他是鸡巴好大好长，他说量过有八寸多长。」兰香听她这么一说，就吞吞口水：「真的那么长呀？」丽芬就用手长比着说：「真是有这么长，我不盖你。」「我是天，那你的小嫩穴，怎么装得进去？」「就是呀，他插了好久都进不去，后来好不容易才插进去了。」「你痛吗？」「就像有刀子插进去一样，我痛得要死。」「嗳呀，好可怜，第一次就碰到大鸡巴。」「就是嘛，他给我弄进去后还搂着我顶，专门插花心。」兰香便笑了起来：「丽芬，本来就是要这样，不然有什么意思。」「他也是这样跟我说，我才忍着痛让他插。」「你开苞，下面流血吗？」「流了好多。」「第一次跟男人嘛，他弄了你几次？」

「本来我弄了第一次，我不想再弄，可是他老是逗我，我也很想再弄，所以我跟他一夜弄了五次。」「嗳呀，别再说了，我被你这么说，真的受不了。」「是你要问我的嘛。」「好了，你刚说王民那东西有八寸长，是真的？」「你这人，我盖你干嘛？」兰香这时浑身不舒服，经她这么一说，小穴里又痒了起来，也淌了很多水，三角裤都弄湿了。

「丽芬，你的运气真好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你第一回就遇到了特大号的。」

「这有什么好，痛死人，不过后来很舒服。」

「我虽然有很多男人，他们都跟我玩，只有高方的那个东西比较大一点，也不过五寸多。」「所以，你就跟高方天天玩？」「嗳呀，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好想王民，真想跟他弄一次。」「死兰香，你真骚，听说大的就想用、就痒。」「是嘛，我时常都在找大的，都找不到。」「再找嘛，总有一天被你找到的。」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」「慢慢等嘛。」

「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？」

「商量什么？」

「就怕你不愿意。」

「你的事我总会帮忙的，怎么会不愿意？」

「我说出来，你不要生气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你想跟王民弄弄着。」

「丽芬，你愿意吗？」

「我要是知道你这样，我真不该跟你说的。」

「嗳呀，别这么小气嘛，借我用二次，还是你的人嘛。」「我不管，你有办法，自己送上门好了。」「说话好听点好不好，什么送上门，多难听。」「反正你想舒服，难听又有什么关系。」丽芬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了，因连日来的大战猛斗，也很累得想回去，好好休息，便问：「兰香，现在我回去了，很想好好睡一觉。」「不要嘛，人家会无聊的。」「死丽芬，你把人说得一文不值，有多骚的。」丽芬大笑着说：「你有名的骚姑娘嘛。」「丽芬，你想死呀，死丽芬，乱讲话，你自己才骚呢，想让王民的大鸡巴弄弄，还装正经。」「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真要走了。」兰香送走了丽芬，返身就回房去。

因为裤子淌湿了，兰香想换套衣服，首先洗了个澡。

躺在浴缸，心里还在想着王民的鸡巴有八寸长多长。要是真给自己弄二次，真是舒服上了天。

她想着小穴痒得难过，就叹了口，自言自语的说：「怎么办呢？现在的男人一个也没有，真要把我痒死了。」她由浴缸站了起来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身材，多么富有性感呀！白里透红的肌肤「冰肌玉肤」，圆圆的两只乳峰高耸着，杨柳细腰款摆，肥白圆润的玉臀，小腹下面黑亮阴毛，下面更合着红嫩的小穴，修长玉腿，自我陶醉的觉十分动人的体态。

她愈看愈想男人，小穴狂痒起来。「这要是有男人弄一次？那多好呀！」想到这里就自己伸手以求解脱。

忽然有人掀动门铃。

兰香正自陶醉着，悚的一惊，心想，这儿是谁来？该不是丽芬回头来吧？披了件短睡衣，连三角裤都没穿。

兰香走出浴室，对着大门说：「是谁呀？」

房外一个男的声音：「是我呀，小姐，我是陈司机。」陈司机是兰香家专用司机，人年青，二十多而已，体格很棒，平时总带着笑容。兰香家居向来随便，又听见是陈司机声音，所以不甚着意的就走出去与他开门。

陈司机进门之后，兰香便问：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陈司机未语先笑的说：「车子坏了要修理，我已送到修车厂了，要两三天才修好，所以就回来了，要等车子修好再回去。」兰香就对陈司机说：「小陈，你去房里冼澡吧，你看你一身汗，有事待会再说。」兰香平日与他谈话随便，所以喊他老陈。

「不忙，小姐，我要去喝水，休息一下就去。」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可要去洗澡了，你叫门的时候我正在洗，还没有洗好呢。」「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请吧。」兰香扭身回浴室去。

司机见兰香，嫩红的肌肤，仅仅把乳房及下阴部扰盖在短睡衣里，回身时肥嫩臀部扭摆晃动。司机瞪得直淌口水，就故意倒开水去。

她进入浴室脱去衣服，扭开水龙头，站着淋浴。

小陈双手抱起兰香放进浴缸里，两人在缸里相互摸弄，互相玩揉。

「小姐，你奶子真好看。」

「你喜欢摸吗？轻轻摸，不要弄痛我。」

小陈边摸边吮吸另一奶房，兰香手也不闲的揉抓鸡巴。

小陈的鸡巳也有六、七寸长，鸡巴毛特别多，连肚子也长满了毛，黑黑软软的一大片。她是第一回碰上男人这么大毛，大鸡巴也是第一个这么大，要比高方的长，龟头奇大，大得怕人。

「小陈，你的鸡巴好长，龟头也大得怕人。」

「小姐，你的小穴好嫩阴毛也多，让我鸡巴插一次吧？」兰香恨不得立刻，但是故意的装出害怕的模样：「不要嘛，太大我会吃不消的。」兰香虽这么说，可是仍把鸡巴捏得紧紧的舍不得放开。

「小姐，不要紧嘛，我轻轻的插进去，让你舒服。」「我怕会弄坏，如果是轻轻的弄，你就抱我上床。」小陈见他愿意了，非常高兴。

「在这怎么行？」

「你不要担心，我教你，你的双手抓住浴缸边上，把上身趴上去，屁股大蹶起来。」兰香趴下上身手抓浴缸，把一个肥嫩的大白屁股，蹶得很高，他提着大鸡巴站在她屁股后。她一看，心里一惊，以为他要弄屁股，连忙站直了。

「死小陈，你想死？怎么要弄屁股呢？」

小陈笑了起来：「嗳呀，不是弄屁股，是弄穴，你没这样的玩过？」「没有嘛，所以不懂。」「小姐，把屁股蹶得高点，小穴就整个在外面很好弄，鸡巴一顶就会弄到你的花心上了。」兰香就屁股蹶得好高，小嫩穴整个在外面，小陈用手在她的穴口摸弄起来。

「哎呀，小陈，好痒呀，别摸了，用鸡巴弄嘛。」他提起大鸡巴对着穴眼，用力的向前一顶，「噗唧」一声，他的大鸡巴一下子就插到嫩穴里了，并且顶到花心上。

兰香她这时一阵涨涨的，同时有种特别畅快的感觉，这味道是她从来未尝过的。

「哎哟，涨死了……怎么有这种……滋味呢？怪怪的……又有点……好舒服的……感觉。」他感到鸡巴整只插卡在穴里，就把肚子顶到她屁股上，双手由背后去摸她奶子。

她此时感到大鸡巴插到穴里的龟头，是一种翻过来的味道，也是自己从未试过的滋味。

他摸完了奶头，又双手揉擦屁股。她被摸得浑身毛孔张开，心里在想小陈真会玩的。

大鸡手进穴后，他抚摸了很久，她的淫水也淌出了很多。这时，他就提起大鸡巴，就抽顶起来。先是轻轻慢慢的顶，把她弄得轻喘轻叫：「啊呀，我的小穴……弄得好美……哎哟……插到花心的……穴好紧……又好涨……」他听见她的浪叫就把大鸡巴拉出了很长又用力的顶进去，她的嫩穴就「唧，唧」的响个不停。他肚子上的鸡巴毛每顶一下，就对她的屁股沟扎了一下，扎得她把屁股往里吸，屁股也摆个不停。

「哎哟哟……插死了……花心要掉了……出来了……这是什么……老扎我屁股……」小陈听这浪声愈来愈浪，大鸡巴就狠命的猛顶，越顶越快，每一下都顶到了底。她被插得气喘如牛，满身大汗。

「我的天……这样的……弄下去……小穴一定……会坏掉……哎呀……怎么好扎……屁股嘛……哎哟……大鸡巴哥哥……你再顶得重一点……」「小姐，你好浪哟，小嫩穴也很紧，我的大鸡巴好舒服。」他说完了话，又拚命的狂抽狠插。兰香的屁股碰到他的肚子，就发出了「碰、碰」的声音，小穴也在「咕唧，咕唧」的响声。

「哎哟……我要飞了……顶得好狠喔……你越顶越重……我越好受……插的快……快一点呀……小穴痒了……大鸡巴的头……啊……顶到我的花心了……大鸡巴头……的……眼眼……对准了……我的花心……上了……」也不是她鬼叫，实是她太舒服了。

小陈的大鸡巴越顶越重，也越大，兰香的小穴已经泄了两次阴精。

「小陈……我趴不稳了……插死我了……穴里麻麻的……我又快……啊……要泄……泄出来了……我完了……」她刚说完了，花心上一抽，身子连连抖颤了几下。

他感到龟头被花心一吸一吸的，大鸡巴也发酥了。他又连连顶了两下，背上一麻，鸡巴上阵阵烫热的「噗唧」一声，热热的精液射在花心上。

她身子一软，再也站不稳了，就感到穴里烫烫的，两个人同时泄了。

她丢完后人就斜倒在地上，小陈把大鸡巴拔了出来，用纸擦了擦，又用手把她抱到床上。兰香累得昏死过去，小陈又把兰香小穴用纸擦了擦，穴里的精水一股股的流了出来，流湿了床单一片。

经过了这次，他们更亲密了，她对小陈的大鸡已爱到跟命似的，天天在一块舍不得分开。

他虽年青力壮，接连几天的穴中度过，也弄得精疲力乏，有时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兰香见他这样也恨得牙痒痒的，又没法对他怎样。

这一天上午高方回来了。离开兰香已经十天了，他一回来就去看兰香。

兰香见着高方心里着实高兴，小陈看在眼里心中起了酸素作用，可是小陈对兰香和高方，却无法发发脾气，只好气在心里。

她是个淫荡的女人，虽然她和小陈发生了关系，她感到那不过是一种游戏，是种双方解决性慾的方法面已。开始的几天，兰香确实对小陈很好，因为他鸡巴很大、很长，她就爱得跟命似的。经过接连几天的不停性交，小陈自己也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总觉得人昏昏沉沉的提不起劲。

她发觉小陈这样，心里又想起高方，总盼着他的归来。正在翘首盼望，高方回来了，她高兴的手舞足踏。

丽芬的生活跟王民在一块，忘却了一切，可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着也逐渐性感。

这天晚上，兰香和高方又在一家咖啡厅里坐着，两人静静的听着音乐，不时的和着拍子。王民搂着丽芬的腰也来到这家咖啡厅来，正当服务生带领着他们找寻位置时，兰香早就看到他们了。

「丽芬，到这边来，这里有座位。」

丽芬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叫，回头一看，拉着王民说：「我们到那边去坐。」他们来到了兰香坐位边，四位各取一角。

个性爽直的兰香首先开口：「丽芬，你为何不介绍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友高方，而这位大概是王先生吧？」丽芬向高方点点头接着说：「王民，这位是常向你提起的兰香小姐。」王民向兰香深深注目一下，但因高方在坐故而也落了座。

还是兰香开的口：「丽芬，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你的人，也不到我家来，你的他放不开你呀？」丽芬也不甘示弱的回道：「死兰香，就是你话最多，我没到你家是怕坏了？啊，你介绍的也好笑，总该记得我们同高方看过电影吧？」兰香见丽芬提往事，脸红了起来。

「哎呀，丽芬，我是在向王先生介绍。」

兰香笑了笑把丽芬拉一边去：「哎呀，你怎么会这说？我是太久没看到你，随便说说嘛。」丽芬也很自然的回应：「我也没说什么嘛，看你颠三倒四的介绍，是不是两个搞昏了？」她脸红的骂丽芬：「你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看看你穿得这身惹火，不把王民溶化掉，不会放手的。」高方跟王民听了后，哈哈的大笑着。

兰香的两只眼睛总是偷偷盯着王民看，王民也偷偷打量着她。丽芬则被高方看得浑身的不自在，又听见她说自已把王民溶化了，脸就红了，随即说道：「我才没那么热呢，常常换口味。」兰香听了十分的难过，一把扯过丽芬，要她到另一座位去，两人坐了下来。

「你要死了？怎么当着男人的面就说这些，你想我丢人啊？」「我绝对没那个意思，因为你说我，我才不考虑的乱讲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。」「生气倒不会，不好意思是真的。」「有什么关系，反正他们不要了，我们再找。」兰香见她痴痴的笑，也不知她笑什么。

「你笑什么，怪模怪样的？」

「在想你的高方好几天不在，那几天你是怎过的？」「死兰香，你本领真大，跟小陈也弄上了。」「我在洗澡的时候，他偷看我，可那时我一丝不挂，死小陈就进了浴室把我给弄上了。」「是强奸呀？」「不是的，我是自己同意的。」「那还骂人家，他的东西大不大？」「比高方是长了点，开始几天是很好，可是后来他没劲儿了，真差劲，现高方回来了，他还吃味。」「小陈还真傻，吃的什么味？」「这两天他又下乡去了。」「那你已有人啦，你的王民是童子鸡？」「童个屁，已经十来个，开苞都有七、八个呢。」「他那东西定然好用的。」「我真的没盖你，你别笑我嘛。」「你快讲，笑个什么劲，我们是在研究。」「是呀，他实在很棒，每次我都投降，真有点吃不消他，弄过一次还没有五分钟，又要再来。」「哎呀，那多好，你是有好的不弄，真笨。」「说真的，你怕太大的东西。」「才不呢，弄到小陈有七寸多长的，先还觉得很好，没几天后他就跟死人一样，还真气人。」「高方花样多而且耐战，但总是嫌短了点，也不够粗，弄过之后，还老想再弄。」「我跟你完全不同，王民又粗又长又壮的，每次我都要他不要全部进去，留一点在外面。」「丽芬，我要是有个像王民的那样的，我真满足了，就是天天打我一顿我也愿意。」「死没出息的，做得那么下贱干嘛。」「话不是这样说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」两人相对的笑将起来，这时王民走过来：「两位说什么，谈了这么久，快请过来一块坐。」丽芬将脸一沉，装做生气：「女人谈话，你就滚一边去。」王民笑笑并且点头，默然走回座位去。

兰香看在眼里，总觉她似乎过火：「丽芬，你怎么啦？人家是好意请我们一块坐嘛。」「死兰香，我骂他，你心疼？」「你呀，我在为着你好呢！告诉你，高方常常这么说，说人温柔又美丽，你这样不怕他笑？」「笑就笑，怕什么？」她们回到座位上，喝完了咖啡，高方提议去吃东西，三人无意见的就随着去吃宵夜。

在吃宵夜时，高方对丽芬照顾无微不至，王民也体贴的在为兰香服务着，两人似乎走马换将。她们被这两个男人服侍得心里很高兴，一餐吃完，已是午夜。

时钟指的下午两点，兰香来到了丽芬家里，丽芬亲热把兰香拉到房间里坐，兰香先说：「丽芬，又两天没见了，怎么一人在家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」「我的精神不好，那天吃完宵夜就回来了。」「这两天没跟他在一块？」「是呀，想休息几天，然后看你去。」「今天我来没事，只是来看你。」

「你的高方呢？」

「昨天走的，为了上学的事，你还有意挂那招牌吗？」「这两天在烦，又玩的没空，时间还早，过两天再看，就是再上学我们还是一块比较好。」「我也是这意思，你先休息好了，我也回去了。」「只有你一个人，忙什么？回去还不是乱想？」「好了，不打扰了，回去睡大头觉，再见丽芬。」兰香由丽芬家中出来后，一个人怪无聊的在路上走，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再过一会快到家了，忽然有人站在她面前，她心里一惊，抬头一看脸红了，定了定神。

「啊！当是谁呢？王民，原来是你呀。」

「我想拜访你，想不到在这里先会面，真有缘。」「你不可乱说，小心丽芬打你。」王民打着哈哈，就着她身上打量一番：「打扮得这么漂亮到哪里去，是高方那？」兰香早就心想勾住他，尝试他那伟男子的趣味，所以脸儿红红的，并且低语道：「我才不是呢，因为两天不见你的她，我去看她来的。」「你原来是要回去，我叫车送你。」「再走几步就到了，用不着车的。」「你就住在附近？我还不知道呢！请你原谅我冒昧，我是否可以到府上拜访一下？」「你不怕丽芬会生气？同时的家里也没人在，恐怕你不愿意到我住的小地方去呢。」「哪里话，非常的向往。」兰香领着他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就招待他坐在客厅，从冰箱拿出冷饮来倒给他喝。

「王民，我家人都到乡下去了，因为丽芬跟我想继续升学，所以留在家里，一切乱糟糟的，别见笑。」「哪里，哪里。」兰香说完之后，就在王民对面坐下，一只大腿无意的放在另只大腿上幌着，裙子又短，差一点点里面的风光就可一览无遗，这是她心存吊凯子上勾，先用套套他。

王民这一下心头有数，就拿话挑逗她：「小姐，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一个人不怕？」「有这么点。」「为何不让高方来陪着你？」「哎呀，讨厌，跟你讲话你就提他。」王民更进一步：「如果我是高方，有如此美貌的女友，可舍不得走开去。」她听出话端，故意双手掩面身子左右幌动，那乳房也在衣服里摇摆起来，笑嘻嘻骂他：「死王民，你真坏，看我告诉丽芬让她收拾你。」王民认定她这样摇摆着骂，已时机成熟，就上前坐在她旁边，一把的将她抱住。她半推半就的倒入他怀里，他可不老实的就着脸上亲吻，又吻嘴唇，让舌尖伸给了王民。更进一步的在兰香两座乱峰上游移着乱摸，大腿上更抚摸得她似溶化了，口中只是喘着长气。

他手可就往下的伸向三角裤里头去，探探他的小穴，已经流出了骚水，她口中只是低哼着。

「兰香，你好美，真真让人想死了。」

「你不怕『她』气死？」

「怕什么？为你死都愿意。」

这句话可对了眼，就把大腿翘在他的身上，而且把他紧紧搂着，又亲他亲得着力。

「王民，我听丽芬说你坏，常常摸她那下面，同时还把你那东西拿出来给她摸，还将她弄得好痛。」「你要摸吗？我拿出来给你摸摸。」他真的掏出了大鸡巴来，她一看，乖乖！好大、好长、硬的好狠，龟头特别大，真想用手去摸，但又不好意思。

「死鬼，真不害羞，还不快放回去。」

「哎呀，拿出来就摆不回去了。」

「谁说的！让我来放。」

说完真的用手捏住往他的裤子里塞，可是怎么按也按不下去，她趁着机会好好的摸着鸡巴，王民的东西越摸越大，兰香直吞口水，心想小穴如果能让它插进去怕要弄上天了。

「兰香，好小姐，求求你，让它弄弄你的小穴？」「王民，你鸡巴太大了，恐怕装不进去呢。」「可以的，轻轻慢慢的不会让你难过的，好小姐，就一次嘛！」「死王民，把我挑逗得实在受不了，在这里也不行，快，跟我到房里，要干的就上去。」兰香带他进到房里，上身衣服一脱，三角裤一拉，全身赤条条的平躺床上，他也赶紧除去衣物，上床了。

兰香见他上来就用手套弄鸡巴，心里也急急的想他立刻就提枪上阵。而王民心里则更急，一上床就把她的两腿分开两边，跪在中间，大龟头对着嫩穴，「噗唧」一声就这样进去了。

兰香嘴一张一张的，小穴里鼓涨涨的，肉棒插下去后，火热热的一通到底的插到穴底。

「喔！哟……好痛呀……怎么一下子……插到穴心上了……轻点……涨死我了……」兰香的穴可以天天都在享受，骚水也多，所以一进去，他就用足了劲，轻轻的连动她几下，又用力的连顶几下，轻重的来回兴奋，兰香穴里就「唧，唧」的在响。

她只感到这东西实在好，够劲，真使人陶陶然，自已是头一道的碰上这么大的鸡巴，所以就让他狠狠的抽插，自已也将大肥屁股上迎，屁股连摇带幌的帮忙着，浪叫声越来越大：「哎哟……小嫩穴……在吃大……大鸡巴呀……你这鸡巴头……怎么这么大……穴心子……要顶破了……死王民……你会把我……干舒服……死的……哎哟……又痒又涨的……这怎么办……我的……我的命不……我的命不……要……好哥哥……大力的顶……」兰香实在被干得太美了，紧紧的涨涨的，但又舒服了上天，王民又用轻拍重顶的方法来干他。她向上迎凑着力气越来越大，王民轻抽时她好像掉了什么，他重顶时又满涨的，这种干法最会痒，也最会淌水。

王民连连用功了四十分钟，她气也不喘了，只好拚命搂着他，有气无力的向他说：「大鸡巴哥哥……我一个人的……好哥哥……妹妹的小嫩穴……要淌出来了。」两人同时身子一麻酥，「咕咕、唧唧」，两人的精水直射完了，兰香乐得昏沉下去。

他们由这次的开始，接连的同住了三天，每天都要四、五次，兰香只觉他是自己接触的男人中，鸡巴最大的一个，也是最能满足自己的一个，所以天天都放在心上，一刻也不离的。

这一天的下午，王民刚走丽芬来看兰香，时间刚好的错开了，如果兰香再贪念一分，定会被丽芬发现，也就醋海生波了。

丽芬看她脸红似火烧地似的，就问：「兰香，你怎么了？脸红的厉害，是不是发烧？」「没有……刚才……因为……我是……」「死兰香，你是怎么了，说话颠颠倒倒的，人家是来跟你商量上学的事。」「啊，你先坐坐，我先洗个脸。」「快来嗳！」「好的，马上来。」兰香放了一盆冷水，将脸冰一冰，喘了一口气，心才定下来。

「兰香，我们下学期怎么办？凭我们的本事考不上什么学校的读什么嘛？」「这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在家当小姐也不习惯。」「你主意我比多，你帮我想想法子吧。」一个清静下午，丽芬与兰香都在商议着上学的事。

傻傻的丽芬，到现在还不知道王民已经被好朋友兰香给收服去了。

【完】